

# BRICS

BRICS Cooperation:  
Reforming Global Governance of  
Development Aid

## 全球治理中的 金砖国家外援合作

庞珣 ◎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 全球治理中的 金砖国家外援合作

BRICS Cooperation: Reforming Global  
Governance of Development Aid

庞 琦◎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治理中的金砖国家外援合作 / 庞珣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012-5168-1

I . ①全… II . ①庞… III . ①对外援助—国际合作—研究 IV . ①D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44093号

责任编辑

袁路明 余 岚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陈可望

封面设计

小 月

书 名

全球治理中的金砖国家外援合作

Quanqiu Zhili Zhong de Jinzhuan Guojia Waiyuan Hezuo

作 者

庞 珣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ishizhi.cn

电 话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87×1092毫米 1/16 21印张

字 数

302.4千字

版次印次

2016年4月第一版 2016年4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5168-1

定 价

5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 Contents

导 论 .....	/ 1
第1章 金砖国家：建构的身份与现实的权力 ..... / 12	
第一节 “金砖”的缘起与集体身份建构 .....	13
第二节 关系性权力竞争与全球关系网络建构 .....	19
第三节 国际关系网络 .....	28
第四节 金砖国家的社会性权力 .....	37
第2章 金砖国家的社会权力：改变外援全球治理的集体力量 ..... / 58	
第一节 全球治理：金砖国家社会性权力的获得、增长和发挥 ....	59
第二节 全球援助治理范式之争：新兴援助与传统援助 .....	65
第三节 垂直型传统范式和水平型新范式 .....	75
第3章 外援的现有全球治理体系 ——传统外援国主导的复合治理网络 ..... / 95	
第一节 现有外援全球治理体系网络的规则共识 .....	95

第二节 现有援助全球治理体系的组织网络 .....	100
第三节 区域性网络与大国操控机制：以美国为例 .....	105
<b>第4章 金砖国家对外援助：政策、机构与行动 .....</b>	<b>/ 132</b>
第一节 中国的对外援助 .....	132
第二节 印度的“地缘三环”援助 .....	145
第三节 俄罗斯对外援助：准DAC援助的新兴援助 .....	153
第四节 巴西：南南合作框架下的传统援助 .....	163
第五节 南非：以促进民主自由为主要目标的对外援助 .....	169
<b>第5章 金砖外援合作理论框架：跨国公共产品的国际合作 .....</b>	<b>/ 177</b>
第一节 公共产品的国际合作理论 .....	178
第二节 如何克服国际公共产品领域合作障碍 .....	182
第三节 金砖外援合作的理论困境 .....	193
<b>第6章 金砖外援的高度异质性 .....</b>	<b>/ 196</b>
第一节 印度：强调民主国家定位的新兴外援 .....	197
第二节 巴西与南非：混合外援范式 .....	203
第三节 俄罗斯：传统外援为主、新兴外援为辅 .....	207
<b>第7章 克服现有合作机制的薄弱：金砖合作的低背驮效应 .....</b>	<b>/ 230</b>
第一节 双边关系与合作机制 .....	230
第二节 俄罗斯、印度、南非和巴西之间的双边合作 .....	237
第三节 多边合作机制 .....	244
第四节 “伊巴斯论坛”：金砖国家中的“小圈子” .....	252
第五节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成果与局限 .....	265

第8章 金砖银行：克服收益矩阵模糊的合作成果 .....	/ 271
第一节 金砖银行成立背景 .....	272
第二节 金砖银行成立谈判中的分歧与难题 .....	279
第三节 金砖银行成立和发挥功能的困难与障碍 .....	285
结论 金砖外援合作前景展望.....	/ 292
参考文献.....	/ 296
致 谢.....	/ 315
附 录.....	/ 316

## 导 论

金砖国家（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共和国英文第一个字母的缩写）人口总数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二，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正在改变着国际政治经济的原有格局。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西方国家应对国际事务颇显力不从心，而金砖国家却表现出对国际责任的积极担当，金砖国家利用其不断上升的经济力量和成功的发展模式，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全球发展援助领域，相比作为传统援助国的西方国家，金砖国家对外发展援助的绝对数量虽然还很小，但却引起西方许多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家们极大的担忧。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在西方普遍缩减其对外援助的时候，金砖各国的对外发展援助近年来却迅速上升，而且更重要的是，金砖国家的援助模式迥异于西方，其自身发展经验和模式也随着对外援助一起影响到欠发达国家。2012年新德里金砖国家峰会提出建立金砖国家领导的“南南发展银行”，显示了金砖国家协作承担全球发展问题的决心。金砖五国如果能够成功地建立有效的援助协作机制，将会给现存的以OECD-DAC为核心、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支柱的发展援助全球协作机制构成冲击，为未来全球发

展援助体系提供一个富有吸引力的补充和替代机制。<sup>①</sup> 然而与此同时，不容忽视的是，金砖国家之间在对外发展援助的概念、政策、目标、方式和重点领域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差异，人们对金砖五国是否能够建立一个正式的、有效运作的援助协作机制仍然表示深深的怀疑。

## 一、研究问题

金砖国家对外援助的显著国别差异性带来了它们之间合作的复杂性。金砖国家在官方援助方面并没有一个与 DAC 对应的统一模式。华尔兹和拉玛钱德兰将新兴发展援助国的官方援助归纳为三种模式，即 DAC 模式、阿拉伯模式和南方模式。<sup>②</sup> 其中南方模式实际上是两种模式之外的发展援助形式的统称，并非一个统一的模式。金砖国家中，俄罗斯的援助模式更加类似于 DAC 模式。与别的金砖国家不同，俄罗斯的官方援助绝大部分纳入多边援助机构中，如联合国发展援助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国集团、国际欧亚经济共同体等等。俄罗斯虽然不是 DAC 国家，但它也曾要求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从而根据 OECD–DAC 国家的援助议程调整其援助。除俄罗斯以外的其他金砖国家都被归入“南方模式”，其援助也更多通过双边渠道实施。南方模式的国家将发展援助看作是互利的，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下进行，而非援助国对受援国的单方面资助。<sup>③</sup> 巴西、印度、中国和南非本身就是“南方国家”，同时也是 DAC 国家的受援国，自身面临着国内的贫困人口和其他发展问题。从官方援助的走向上看，巴西、印度和南非与中国一样，在官方援助上主要集中于

<sup>①</sup> Nkunde Mwase and Yongzheng Yang, *BRICs' Philosophies for Development Financing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LICs*. IMF Working Paper, 2012.

<sup>②</sup> Julie Walz and Vijaya Ramachandran. *Brave New World: A Literature Review of Emerging Donors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Foreign Assistance*. Working Paper, 2011.

<sup>③</sup> Eric Neumayer, “What Factors Determine the Allocation of Aid by Arab Countries and Multi-lateral Agenc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39, No.4, 2003, pp.134–147.

对基础设施及其他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部门的援助。<sup>①</sup>但是，同属“南方模式”的金砖四国在对外援助的地域、外援支出和管理机制上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遵循不同的规则和形式。例如，南非与 OECD 的关系日益密切，但巴西、印度和中国则对 OECD-DAC 制定的援助标准和目标明确提出批评。因此，金砖各国与 OECD-DAC 集团的接近程度不同，这是否会导致它们之间援助合作的困难，或者会更有利于建立 DAC 模式和南方模式的对话和合作，有利于建立更具效率的国际援助机制？同时，同为金砖国家集团成员的印度、巴西和南非共和国在 2003 年成立了“伊巴斯论坛”，宣称其基础为三国同为“多种族和多文化的民主国家”。因此该组织与金砖国家集团尽管在成员国上有很大的重叠，但却不太可能合为一体。“伊巴斯三国”在对外援助方面已有很多合作，如果金砖国家在对外援助合作上遭遇困难和挫折，三国是否会转向“伊巴斯论坛”之间机制合作？为什么金砖国家的发展援助政策、目标和模式既不同于 DAC 也彼此差异巨大？为什么在金砖国家中，俄国和南非相对更接受 OECD-DAC 的标准和模式，而其他金砖三国却对现有发达国家援助机制持更为批评的态度？金砖国家间进行援助协作和合作具有哪些有利的因素，又有哪些障碍？金砖开发银行作为金砖集团在发展问题和外援治理方面合作的首要重大成果，是如何克服了国际公共产品领域内合作的障碍而取得成功？金砖银行的经验对于金砖国家在未来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合作、在全球发展问题治理网络中发挥更大的集体作用具有什么样的启发和意义？这些都是本书将要重点探讨的问题。

金砖国家的对外援助、它们之间的协作，以及金砖国家与传统 DAC 援助集团的动态关系，将对新的全球国际发展援助制度和全球治理机制的发展走向发挥关键作用，同时也对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有着重大意义。当前，学术界对新兴援助国发展援助的学术研究

<sup>①</sup> Ngaire Woods, "Whose aid? Whose influence? China, emerging donors and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4, No.6, 2008, pp.1205-1221.

还刚起步，而对金砖国家发展援助及其国际协作机制的研究尤为缺乏。对金砖国家外援战略、政策、机制和行为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评估金砖国家对全球发展问题的作用，探析金砖国家外援合作前景，分析金砖国家外援对国际发展援助机制的塑造作用，以及金砖国家在更广泛的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角色。与此同时，对金砖国家发展援助的系统研究也十分有助于中国建立与其他金砖国家的援助协作机制，借鉴其他国家的援助措施，提高中国发展援助的有效性，增加中国发展援助的吸引力，有利于中国参加到建立国际发展援助新秩序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 二、研究现状

长期以来，官方发展援助是发达国家基于国家战略、政治、经济利益以及人道主义对欠发达国家的一种外交政策和手段，对官方发展援助的研究和分析也集中在对发达国家的政策、措施、国际协作机制及其效果评估上。<sup>①</sup> 近年来，随着新兴援助国、尤其是金砖国家在国际发展援助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对新兴援助国的官方发展援助的研究也逐渐兴起。<sup>②</sup>

① Peter J. Schraeder, Steven W. Hook and Bruce Taylor. “Clarifying the Foreign Aid Puzzle: A Comparison of American, Japanese, French, and Swedish Aid Flows”. *World Politics*, Vol.50, No.2, 1998, pp.294-323. Paolo de Renzio, David Booth, Andrew Rogerson and Zaza Curran, *Incentives for Harmonization and Alignment in Aid Agencies*. Working Paper, 2005. Jean-Claude Berthelemy, “Aid Allocation: Comparing Donors’ Behaviours”. *Swedish Economic Policy Review*, Vol.13, 2006, pp.75-109. Anke Hoeffler and Verity Outram. 2011. “Need, Merit, or Self-Interest—What Determines the Allocation of Aid.”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15, No.2, 2011, pp.237-250. David H. Pearce and Daniel C. Tirone. “Foreign Aid effectiveness and the Strategic Goals of Donor Government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72, No.3, 2010, pp.837-851.

② Balazs Szent-Ivanyi, “Aid allocation of the emerging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dono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15, 2012, pp.65-89. Andreas Fuchs and Krishna Chaitanya Vadlamannatib. *The Needy Donor: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India’s Aid Motives*. Working Paper, 2012. Peter Kragelund, “The Return of Non-DAC Donors to Africa: New Prospects for African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Vol.26, No.5, 2008, pp.555-584.

新兴援助国（包括金砖国家）与传统的 OECD-DAC 国家究竟有多大的区别？华尔兹和拉玛钱德兰认为在新兴援助国中：东欧国家和一些 OECD 新兴援助国表现出对 DAC 规则的接受，阿拉伯援助国（主要为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和卡塔尔等国）则具有显著的“阿拉伯”色彩，而其他国家则采取南方模式。因此，新兴援助国与 DAC 在援助方面的差异因国家不同而有所区别。尤其是，DAC 国家之间也具有显著的差异。<sup>①</sup> 因此，普遍而抽象地把国家划分为新兴援助国和 DAC 传统援助国，而对两种类型进行比较，既不准确也没有意义。德雷尔等学者对新兴援助国和 DAC 传统援助国的援助分配和援助目的进行经济计量学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两类”援助国在援助目的的政治性、战略性和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方面并没有显著的差异。<sup>②</sup> 但这一结论是把相互异质性的援助国人为认定为“一类”国家，继而进行类型间的比较，类型间的无显著差异其实是由于类型内的显著差异带来的。因此，我们对金砖国家的研究必须进行逐一的国别比较研究，而不能先验地把它们归入某一类，如 DAC 援助国或新兴援助国。

对金砖国家各国对外援助的研究起始较晚。由于中国在五个金砖国家中在对外援助方面的支出最大，援助覆盖的地域最为广泛，因此也受到最多关注。中国学者对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援助历史和政策梳理，而西方学者的研究则主要关注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否相对于西方援助国家具有更多的政治色彩、经济考虑和对专制政权进行主观或客观上的支持，以及是否通过对非洲的援助推行“新殖民主

<sup>①</sup> Eric Werk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ilateral Foreign Aid*. Working Paper, 2012.

<sup>②</sup> Axel Dreher, Peter Nuuenkamp and Rainer Thiele. “Are ‘New’ Donors Different? Comparing the Allocation of Bilateral Aid between Non-DAC and DAC Donor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Vol.39, No.11, 2011, pp.1950-1968. Ngaire Woods, “Whose aid? Whose influence? China, emerging donors and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4, No.6, 2008, pp.1205-1221.

义”。<sup>①</sup> 学者们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中国的对外援助并不比西方援助更具有政治性，也没有实证证据证明中国的援助比西方援助更多地流向不良政权。对印度对外援助的专门研究很少，目前的系统研究只有福克斯等人的研究。<sup>②</sup> 他们在分析印度2008年到2010年间援助数据的基础上，发现印度作为一个南方国家的援助具有“需求多多（Needy donor）”的特征，即相对于西方援助国，印度援助的分配受到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的主导；由于援助更多受到地区限制，倾向于对临近国家进行援助；更有意思的是，印度的援助更多流向那些和印度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对俄罗斯、巴西和南非三国的外援分析在现有文献中都是和其他新兴援助国一起进行对比研究，较少单列的研究。

对金砖国家进行综合的比较研究主要以概述为主。姆瓦斯和杨综述了金砖五国各自的援助“哲学”和模式。<sup>③</sup> 他们认为，金砖四国（不包括俄罗斯）的援助思想受到自上世纪中叶以来南南合作的巨大影响，曾经作为或同时作为受援国的经历让它们和其受援国具有相同的身份认同。它们援助模式的另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的援助一般不附加政治条件，也不明确意在促进受援国治理效率。但是，金砖国家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首先，从援助的行业重点来看，印度和中国更倾向于对基础设施进行援助，包括公共设施和促进生产的工农业生产设施。<sup>④</sup> 而巴西和俄罗斯的援助则以项目支持（project support）或

<sup>①</sup> Axel Dreher and Andreas Fuchs, *Rogue Aid?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s Aid Allocation*. Working Paper., 2012.

<sup>②</sup> Andreas Fuchs and Krishna Chaitanya Vadlamannatib, *The Needy Donor: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India's Aid Motives*. Working Paper, 2012.

<sup>③</sup> Nkunde Mwase and Yongzheng Yang, *BRICs' Philosophies for Development Financing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LICs*. IMF Working Paper, 2012.

<sup>④</sup> V. Foster, W. Butterfield, C. Chen and N. Pushak, *Building Bridges: China's Growing Role as Infrastructure Financier for Africa*. Washington: World Bank, 2009. Johan Lagerkvist and Gabriel Jonsson, *Foreign Aid, Trade and Development: The Strategic Presence of China, Japan and Korea in Sub-Saharan Africa*, Working Paper, 2011. Peter Kragelund, “The Return of Non-DAC Donors to Africa: New Prospects for African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Vol.26, No.5, 2008, pp.555-584.

预算支持（budget support）的形式通过多边渠道向援助国提供优惠贷款。巴西的其他援助主要集中在教育、农业和健康方面技术援助上，<sup>①</sup> 而俄罗斯外援和传统援助国的外援相似，关注于降低贫困的社会支出。绝大部分俄罗斯的对外援助为无偿援助和债务减免。另外，金砖国家在对“援助”的界定和内涵、对援助成效评估以及和其他援助国进行协作等方面也很不一样。中国和印度通常以价格竞争力和完工时间作为项目评估的主要标准，而且更关注通过双边政府间关系进行援助。而俄罗斯和巴西与传统援助国相似，倾向于通过和民间组织进行协作，而且对预算控制、内部审计和政府采购的标准等日益关注。尽管金砖各国都对援助国际协作在原则上表示支持，也支持《巴黎宣言》，但是它们也认为现存的多边援助体制并没有提供足够的吸引力和吸引它们加入的动机。

总的看来，现存研究对中国外援的关注较多，而对其他金砖国家的具体研究则过于单薄。同时，各类研究也受到数据获取方面的限制，缺少实证研究。最重要的是，现存研究停留在对金砖各国在援助思想、政策、动机、分配等方面异同的归纳和描述，但没有分析造成异同的原因。只有对导致了这些异同的国际国内因素进行研究，才能够对金砖国家之间建立援助协作机制的前景进行分析和展望，以及对该机制与现存机制的关系进行评估。<sup>②</sup> 而且尤其应该引起注意的是，现有研究对金砖国家以及其他新兴援助国的出现会对现存对外援助的国际协作机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缺乏理论和经验分析。

<sup>①</sup> A.Costa Vas and C. Yumie Aoki Inoue, *Emerging Donor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The Brazil Case*, Ottaw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Partnership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Division, 2007.

<sup>②</sup> Ngaire Woods, “Whose aid? Whose influence? China, emerging donors and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4, No.6, 2008, pp.1205-1221.

### 三、研究思路与理论框架

本书的主要研究目的是要对建立金砖国家援助协作机制的基础和困难进行分析，并对其前景和对革新国际援助机制可能发挥的作用进行展望。基于这一研究目的，本研究将运用和发展国际合作理论，从外交政策分析和比较 /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角度，对决定金砖各国援助目的和模式的因素进行分析，并进而探讨这些因素对金砖各国的援助协作机制带来的影响。

首先，本书将金砖合作置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网络分析语境下，将金砖集团的建立视为“合作基础设施”，着眼于金砖国家通过建立互通渠道和共同身份，在开放性的金砖合作框架（关系网络）的基础上，通过合作扩大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即国际关系中的关系性权力。本书进而运用国际关系学关于国际公共产品的国际合作理论，建立分析框架，对金砖国家在具有全球公共产品性质的发展援助治理体系领域的合作障碍、策略和成果进行分析。无论是发达国家的“援助国—受援国”模式，还是南方模式的“南南合作—互惠互利”原则，对外援助既具有贡献国际公共产品的功能，又具有实现援助国本身利益的创造自用产品的客观效果。合作主体（金砖国家）的同质与异质性、合作前期基础的“背驮”效应、合作的利益分配，是金砖国家外援协作研究中理论建立和实证分析的基础。

其次，本书运用了外交政策分析的思路和框架。对外援助从来都是国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sup>①</sup>一国对外援助的预算分配和援助模式是由其外交整体战略所决定的。本研究运用外交政策分析方法，对金砖各国对外政策总体目标和战略及其对对外援助各方面的影响进行分析。同时，本研究也将对对外援助决策和管理机制以及主要行为体进

<sup>①</sup> Hans Morgenthau, “A Political Theory of Foreign Ai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56, No.2, 1962, pp.301-309.

行分析，从而对金砖各国的对外援助异同提供战略、政策和机构方面的解释。

最后，本书运用比较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对外发展援助一直是发展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研究对象。其中具有争议的研究问题是，国家在什么情况下选择多边渠道援助，又在什么情况下选择双边援助渠道？本研究要回答的问题也正是金砖国家如何在其双边援助和多边协助机制之间进行平衡？双边援助的吸引力在于援助国的可见度和自主性，但多边渠道援助则具有更少的政治色彩和有利于援助国际协作。但是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金砖各国，尤其是实行南方模式的金砖国家，援助既然建立在“互惠”的原则上，那么它们是否能够真正建立起多边援助机制呢？回答这些问题则需要运用比较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路径进行深入探讨。

## 四、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目的和任务，本书主要运用的研究方法包括以下几种：第一，在理论建构上，运用博弈建模的方法对国际公共产品领域内的国际合作达成的条件进行逻辑分析，探讨在何种情况下采取何种策略能够有效地克服集体行动的困难、促成国家间的合作；第二，采用统计描述的方法，将金砖五国置于国际关系的整体关系网络中进行分析，计算金砖国家在网络中的重要性即网络化国家权力，并对金砖国家的物质性权力和关系性权力进行相关分析和对比，探讨金砖国家形成国家集团和进行集体行动的深层次动机，那就是要加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解决它们关系性权力落后于物质性权力增长的困境；第三，本研究采取计量分析的方法，根据国家和援助组织援助分配的显性特征来推知援助分配的隐形原则的策略，对现有外援全球治理中的多边援助机构，尤其是地区开发银行在援助分配中对美国利益的考量，分析金砖国家通过合作改变现有外援全球治理体系的必要性。

## 五、本书结构

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对金砖国际集体身份形成的原因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金砖”身份和国家集团的形成先于合作具体领域和议程，对这一特点的理解是分析金砖合作的前提和基础。金砖国家集团区别于其他现有国家间组织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它本质上是一个“关系性基础设施”，即金砖集团的形成并非基于特定的既有合作目标，而是为未来的合作提供基础设施性质的关系联结。将这种关系联结置于国际关系网络中进行分析，可以更为清晰地发现，金砖集体身份的形成和金砖关系网络的构建，是金砖国家追求关系性权力的产物。在关系“基础设施”成功建设后，金砖国家面临的关键任务就是让设施真正发挥作用。因为金砖国家的新兴经济体身份和金砖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全球治理领域是金砖国家选择的突破口在全球治理领域中，国际援助已经形成了较为清晰的“传统—新兴”范式分野，相对于传统外援治理体系的严密架构，金砖国家亟需进行合作以形成一个替代性的“新兴”范式，从而切实发挥金砖关系网络的作用，提高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能力。

本书第四章详细综述和分析了金砖五国的外援政策与实践，为进一步探讨金砖国家在外援领域的合作提供必要的背景分析。第五章在理论和博弈模型分析下建立了金砖国家外援合作的普遍性分析框架，指出金砖的外援合作是具有国际公共产品性质的国际合作，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而那些能够帮助国家局部克服集体行动障碍的条件，在金砖国家外援合作中并不充分。这一章提出了金砖外援合作的最主要的三大障碍，即高度的异质性、合作“背驮”机制不足和合作收益矩阵的模糊性。第六章到第八章分别围绕这三个困难进行分析。第六章的分析发现，金砖国家各自的外援政策与实践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虽然均被归为“新兴援助”国，但除了中国之外，其他金砖四国均表

现为不同程度的“混合”范式，尤其是俄罗斯与传统外援国更为接近。这样在范式层次上高度的异质性，为金砖外援合作形成一个统一的全球治理框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第七章对金砖国家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和合作实践进行分析，发现金砖国家的现有合作机制缺乏足够的“背驮”能力，尤其是金砖国家内部存在着一些交叉的、矛盾的、甚至对抗性的合作机制。如何整合这些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纳入一个整体的合作框架，关系到金砖外援全球治理合作的前景。第八章通过金砖银行这一金砖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合作成果进行分析，尤其是对金砖银行成立过程中的谈判、讨价还价和妥协的分析，发现金砖合作中的平权机制模糊了国际合作的成本—收益机制，并且国家对相对利益的关注度过高，增加了合作的障碍。金砖国家必须建立更多的互信并且逐渐对绝对平权机制进行改革，才有可能促成更为深入和广泛的合作。